■责任编辑：张玉福 ■版面设计：史国华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2433815512@qq.com ■电话：13015271040 5160315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18年8月23日 星期四

3版

难以忘怀的军营岁月

□段飞龙

又一个八一建军节到了，推算了一下，从1997年退伍至今已有21个年头了.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对退伍军人特别关照，刚接到旗民政局通知，让去朝聚眼科医院参加免费体检，而且家属也可以享此殊荣。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如果祖国需要，我还想当回兵。

人到中年，近来的我老想部队，且经常痴人做梦。梦见自己在部队，跟着一群新兵参加训练，给他们做示范动作，每次梦完醒来，感觉真好。因为我骄傲，我也曾经当兵三载，那三年是我一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难以忘记，更是受益匪浅，转瞬20多年过去了，每时每刻想念我的战友，想念第二故乡青海高原。

1994年12月1日，我们内蒙古达拉特旗籍的96名新兵列队整装，跟随青海来的接兵干部在包头乘火车一路西行，因坐的是一趟慢车，到站就停，甚至招手即停，有时到一个大站，一停就是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我们都是硬座，六个接兵干部也同样是硬座，分前后左右监视着我们，每天点名三次，怕我们有不想干的偷跑了。那时的天气特别冷，加上火车的暖气不好，我们穿着棉袄棉裤大头皮鞋，头戴棉帽也没有几分暖意，白天接兵干部教我们唱歌，有时打打扑克，到后半夜累了，就趴在小桌子上睡觉。记得我坐在紧靠窗户前，聚明醒来想解手，头怎么也抬不起来，最后把棉帽脱下才站了起来，竟发现帽子和窗玻璃冻在了一起，已结了厚厚一层冰。

到达西宁火车站是两天后的一个夜晚了，火车站的广场上敲锣打鼓热闹非凡，早已等候的接兵干部军容整洁，迎接我们的到来，广场四周围满了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可见西宁人多么好客。我们这些新兵分成了连排，部队接兵干部简单的对接后，坐上了大篷车，又一路西行，半个小时后来到了武警西宁指挥学校我们的新兵连。

刚到新兵连，老兵帮助我们把行李扛在了通铺上，我还没有落座，那个四川班长颜永华就对我说，“你们又被共产党骗了三年，拿上背包带上吊去吧！不过你们又能吃三年鱼粮，只要你们好好干，共产党是不会亏对你们的！”说着给我和一起来的战友奇永祥，每人端来一碗辣子汤。那碗辣子汤说是给我们踩寒的，我本不情愿喝，因为我平时就怕吃辣子，也许我的不情愿让班长和我较上了劲，命令式的给我喝了三大碗。看着那飘在碗上面的红红辣椒，刺的眼泪直流，我也豁出去了，一鼓作气，权当内蒙人的三碗迎门酒，一口气把三大碗辣子汤全喝干。就是那时的三碗辣子汤，给我留下了辣疙的后遗症。

新兵连的生活是直线加方块，既单调又快乐，白天我们摸爬滚打在训练场，练队列、擒拿格斗、射击、器械、整理被子，夜晚就在灯下写心得体会和读书笔记，总结一天的收获。每到周末，我们一起洗衣服、缝被子、侃大山、看电视。没事时想家了就思绪万千，想妈的时候就写信，写信的时候就想妈，那时给家里每周写一封信报平安，家里也同样回一封信，如一个月收不到信，父母一定会很着急。

记得新兵连一个多月后收住家里的来信，是妹妹写给我的，妹妹在信中说，我当兵走了后，爸爸无精打采，妈妈整日以泪洗面，把我换下的衣服闻了又闻，就连我在凉房的土地上踩下的踪迹也用麻箩扣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时我捧着信，泪流满面，朝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祈祷，祝福父母身体健康，一切平安。我懂得军人志在四方，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的道理，便给家里寄了一张在部队执勤的照片报了平安。

三个月的新训在艰苦而紧张中度过，高原反应也不再那么敏感，我也从一位社会青年过度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下连队那天，我们又坐着大篷车一路北上，车窗外是山峦连着山峦，不远不近有星星点点的牛群和羊群，在悠闲地吃草，山脚下一片片金黄金黄油油菜花和青稞，把一座座大山装点的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几个新兵蛋子一路很兴奋，指指点点谈笑风生，三个月的摸爬滚打已成黑不溜秋，那种原有的娇气早已脱胎换骨。

老连队是一座二楼的小营房，号称神秘原子城，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坐落在这里，平均海拔3500米，如今是青海省最美丽的高海拔草原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数百名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上千名大学生以及数以万计的工人，解放军战士来到这里，隐姓埋名地奋斗了30多年，将金银滩建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一座名副其实的“原子城”，成为中华民族一座不朽的丰碑。

原子城有一个高度保密的名字——国营二二一厂。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和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的首颗氢弹，都是在这里研制出厂的。30多年间，二二一厂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核工业前行发展的每一步，它更是“两弹一星”和“四个一切”核工业精神孕育、形成的摇篮之一。如今的金银滩不再是军事禁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剂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里早已恢复了草原的美丽风貌，成为了海北州著名的旅游和度假胜地。听老兵们说，曾经我们部队的前身就守卫过原子城，我的班长的班长就曾在那里站过岗放过哨。

下连时，老兵们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像迎接新媳妇似的，心想老兵们也不是那么可怕嘛！没成想，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器械场地松土、打扫卫生、打饭、掏厕所等等都是我们新兵蛋子的，才明白“新兵下连，老兵过年”这句话的真谛。

连队的生活是火热的，由于身体素质好，刚下连我就被连长看上，分在了战斗班搞集训，那个戴眼镜长着一撮胡子的中队长是陕西人叫林晓伟，对战士很严厉，在他手上训练出的兵没有一个孬种，不管是政治还是军事都是好样的。参加部队比武集训，是我当兵三年中最苦最累的日子，那时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中队长常对我们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每天六小时的训练，早晚各一趟五公里，肩上背的用被子包的两块砖，扛着七斤半的八一半自动步枪，另外还有水壶挎包，足足有20多斤。高原上缺氧，平时空人走路就感觉呼吸困难，20多斤的负重5公里拉力赛是何等的艰难，想想那时的每次5公里20多分钟，两肩都磨出了血，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次全支队比武，我们中队拿了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个人射击也夺得了第三名。

转眼在老连队两个月过去了，我也在部队不断地成长。一天，副支队长陈兴源来我们中队调研新兵作训情况，部队把我们32名新兵集中到会议室，陈支队长与我们新兵挨个进行了谈话。他是宁夏西海固人，慈祥、和蔼、可亲彬彬在脸，没有一分官架子，十分受人尊敬。当问我来部队的目的时，我说我爱好写作，喜欢武术，想在部队好好发展，长见识，增本领。我看到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名字，问我有过发表的作品吗？我取来，他看了看，鼓励我继续写作，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身边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发表在媒体上，让更多的人知晓。

也许我这人命好，遇上了贵人。在遥远的青海警营，在部队那所“大学校”里，我举目无亲，就连一个内蒙人也不多见的地方，我却遇上贵人相助，也许是那两篇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起了大作用。陈支队长走后的不久，我接到了去武警青海总队新闻骨干班学习的通知，那天来接我的车是陈支队长切诺基小车，听说我要去学习，一向严厉的黑大个班长亲自给我打好背包，中队长也拉着我的手，叮嘱我出去好好学，不要辜负全中队战友的希望。我与中队战友一一告别，在车内心潮澎湃，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

那次通过培训，我调到了支队政治处报道组，成为了一名拿着相机在军营里采访，写新闻报道的兵记者。每次到中队采访，战友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但我不骄不躁，白天采访，晚上挑灯夜战，笔耕不辍。三年来，在省级媒体以上发表各类稿件100余篇，在地方报刊发表文章200多条，我的辛勤付出，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肯定。部队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在部队我最享受的应该是打靶。倒不是有多喜欢打靶这一科目，而是享受打靶归来的那一份惬意。踩着落日余辉，背着枪，唱着“打靶归来”，浩浩荡荡。当行走在街上，路人的眼睛都盯着你时，这时候，你突然感觉到队伍中歌声更嘹亮，步伐更有力了！如今每年“八一”战友小聚，都要唱一首打靶归来，那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劲永远在眼前萦绕。

就在那年，我们参加了全支队在驻地牦牛沟拍摄的一部影片叫《草山械斗》，影片反应的是当地金滩乡牧民和银滩乡牧民多年来因草场纠纷产生互斗，公安干警与武警部队处置平息的情节故事。就是因为那次拍摄，部队错把催泪弹投射成防毒弹，把我和另外五名战友炸伤，他们比你都是皮伤，住了一星期都相继出院。唯独我的右腿部炸了60多处小孔，其中一处深达4毫米，一处伤口长达5公分，且伤口处血肉模糊，鞋、裤子、内裤都炸出了好多洞。部队因为这一事故，支队长把参谋长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也炸成了伤病号。住院期间，支队长带领副支队、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前来看我，战友们轮流为我打饭，陪我聊天，给我做思想工作，百般照顾，使伤口愈合很快，让我深深地感到了部队大家庭带来的温暖。

第三年，我退伍了，后来的新兵也成了老兵，敲锣打鼓的欢送我们。我也明白了“老兵退伍，新兵跳舞”这句话了，那一刻，退伍命令宣布了，政委两次与我握手道别，政治处主任说：我们虽退伍了，但退不了军人的本色！宣传股长说：即了我们的军衔，但即不掉我们的军魂！这一刻我流泪了…

怀想部队三年的兵旅生活，我感恩部队，感恩战友，是部队这所大熔炉锻造了我，才有了今天的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脱下军装已有21个年头，可部队革命优良传统，让我永远铭记在心，伴我走好人生每一步。

难忘恩师袁志忠

□张玉福

2018年8月9日晚饭后，和往常一样，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顺手点开达拉特作家群，映入眼帘的是一则以袁白、袁二东名义发布的一则关于他们的父亲袁志忠逝世的讣告和杜洪涛先生写的一篇“悼念袁志忠先生”的文章，

我努力克制好自己的情绪，以为一定是我看错了，上下翻看，仔细瞅睹，果真如此；父亲于2018年8月8日上午11时30分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4岁……？

顿时，我的心里翻起一波波浪潮，内心十分沉痛。虽然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我依然不敢相信，可最后不得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实，用手指住自己脸面，生怕簌簌的眼泪让家人看见，可想念的潮水奔流着，撞开记忆的闸门，袁志忠老师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他鼓励我、指导我的温馨话语一串串，一桩桩，一件件，列阵而出；袁志忠老师是我的老兄长、老朋友，三四十年来的交往以及书信往来，往事种种，奔涌于心。

1978年，也就是我20岁那年，我写的一篇小稿《开会是为了什么》寄到鄂尔多斯报，当时作为该报编辑的袁志忠老师为了慎重起见，在发稿前对此稿的真实性进行了调查了解，他打电话给达旗原新民堡公社，得到的回复是：该文作者出身不好，投稿日的不纯……

在那个人所共知的特殊年代，在那个新旧体制还模糊不清的时刻，就公社有关领导这一番“回复”，此稿必毙无疑。此稿虽然没能见报，但袁志忠老师始终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知道我一直有个无形的政治包袱背着，那时谁沾上了出身不好的问题，总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短处，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1979年1月份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鄂尔多斯报社的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是袁志忠老师用毛笔字工工整整给我写了一封三页信纸的鼓励、指导和支持的亲笔信。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最后几句话：你不要因这个稿件没有采用而心灰意冷，也不要因自己出身不好有思想包袱，希望你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继续来稿！

正因为有了袁志忠老师的启蒙、鼓励和指导，我的写作欲望和冲动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打那以后，我情不自禁地给《鄂尔多斯报》、鄂尔多斯广播电台、《内蒙古日报》、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投稿，报道了大量的农村先进的人和事，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如“催夫卖余粮”“科技驾鹅比翼双飞在乡间”“贤良的孙媳妇”“山药丰收了来客也增多了”“甩手掌柜当不得”等大量新闻稿件和读者来信。

常记得，1979年冬季的一天，我农兜里揣着一个小稿，花三个多小时乘坐班车平生第一次去东胜送稿，下车后正值中午时分，在当时东胜车站附近的大众食堂（今东胜大酒店前身）草草吃了一碗面，徒步直奔位于盟委附近的鄂尔多斯报社。

等下午上班后，我战战兢兢地走进袁老师的办公室。

袁老师身高个大，长发飘飘，目光炯炯，极具文人气度。他知道我这个农村小伙子是专门来送稿子的，便显得十分热情。这是我和袁老师第一次见面，先前彼此只是有些书信往来。他见我有些拘谨便主动和我聊起了家长里短：“你家几口人？父母亲多大岁数？家里有多少土地？”袁老师边和我聊边起身从他的书柜中取出一摞《鄂尔多斯报通讯》和一叠印有“鄂尔多斯报”字样的专用稿纸和信封递给我：“这些东西对你有用，往回走把这拿上……”

不知不觉，快到了下班时分。那时不像今天这样交通方便，这个时间要想回达旗已经没有班车了，我在东胜也没有亲戚、朋友，我起身道别正准备投宿一家小旅馆时，袁老师突然对我说“你今晚就去我家住吧”，他看我正欲婉言拒绝，他便说“你不要多心，就跟我一起去我们家住吧。”就这样，他骑着自行车把我捎到他们家住了一宿……常记得，他家门背后挂有他为孩子们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的唐诗，专供孩子们学习背诵。那时他的儿子袁白、袁二东们也就是七八岁或十来岁的样子。

从此，我和袁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袁老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化人，他搞新闻工作，偶尔也搞些文学创作。他的笔名：山海，他的小说《兑现》、新闻作品《果香飘到日内瓦》《大漠的呼唤》等好多作品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他的《百年风云》《黄河在咆哮》《鄂尔多斯往事》《鄂尔多斯影存》等著作在鄂尔多斯文化界颇负盛名。

细想与袁老师相识近40年了。我们的关系逐渐由相识到相知，直至成为朋友。虽说年龄相差十四五岁，但共同的追求和兴趣还是紧紧地捆住我们，难舍难分。袁老师的嘴唇常常留着一丝善良和微笑，但其中也隐藏着不少深藏不露的才气。

这么多年，我了解了袁老师，也认识了袁老师严谨而不矜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文风，也领教了他谦逊随和、平易近人的为人。1990年，袁老师在伊盟电视台任台长时也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农村务农而仍然坚持写稿的老朋友，他派记者专程采访了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并在本台新闻节目中播出。

2001年，我刚调回达拉特报社不久就不知天高地厚地酝酿筹划着准备出一部取名为《柳绿黄河湾》的文集，当一切文稿搜集归类就绪时，又琢磨着看能让谁给我的书写个序言，当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袁老师。那时袁老师已调到了鄂尔多斯市党史办，他是党史办主任。可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和他联系了，他有时间看我的书稿吗？他愿意看我的书稿吗？他会答应为我写序吗？此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很不自信。但最终还是抱着碰碰看的心理，抱着一摞书稿打开了盟党史办主任室的门。当我敲开门后，袁老师很是惊奇，“是张玉福啊！好多年不见了，快坐下、快坐下。”他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这让我复杂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一阵寒暄后，我直言提出：希望袁老师能为我的书作序。没想到，袁老师毫不犹豫地欣然答应了。

一晃，又一晃，好多年没有和袁老师联系了。突然在某天的下午，袁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在达旗，晚上达旗史志办招待他，让我和他一起吃饭，多年没见袁老师了，能一起聚餐，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高兴的事。席间，他和达旗文友谈了许多旧闻轶事，并且又喝了好多酒，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喝的非常尽兴，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唱又是闹，场面非常红火，那样的场面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2013年初秋的一天，我驱车专程前往东胜苏丽德小区袁老师的家去看望了他，对我的到来，袁老师很高兴，特备风干羊肉等好酒好菜招待了我。

袁老师一生与书为伴，用心灵和行为寻找着、诠释着自己所崇尚的那些永恒的精神。他歌颂光明，热爱故土，赞美爱情，讴歌生活，痛恨堕落，鞭挞丑恶，一切的一切都是袁老师无私的馈赠。袁老师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正直做人，以自己的言行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堪叹古往今来事，都在南柯一梦中。袁老师驾鹤西去了，留给他的亲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和永远的怀念。他一生为爱执着的奋斗精神和他生前的大量著述，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无价之宝。

当然，让我终身难忘的，更多的还是他的为人，他对我新闻写作的鼓励、帮助、无私支持以及待我兄长般的深情厚谊。

夜，已经很深了，在灯下，我静静地端详着袁老师用血和汗凝结而成的四大本厚厚的著作，我流泪了，我又一次打开袁老师为我的《柳绿黄河湾》写的序：“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耘”一字一句捧读着……

袁老师，您一路走好，天堂的歌声将永远为您歌唱。

清幽姑苏

□郭振鹏

带孩子们从上海迪士尼乐园超负荷的喧嚣到杭州亦静亦动的古今完美融合，再到苏州，终于可以静一静了。苏州也本来是让人能静下来的一座城市。

三年前来看世乒赛在苏州呆过几天，但因目的不同，我对苏州还是陌生的。前些天恰巧看了余秋雨先生的《白发苏州》，正好，这次就顺着余秋雨先生的思维脉络，再次走近苏州。

这次的旅行把苏州放在最后还是因为上次的世乒之行，决定专为她而来，也算是兑现承诺吧。对于苏州，我还是仰留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印象里，感觉这两座城市最大的好处就是环境好，宜居。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来划分，杭州是省会城市，苏州是地级城市，那么，为什么“下有苏杭”苏会排在杭的前面呢？应该不光是为了读音上的押韵。

在去往景点的途中，导游一再强调苏州是东方的维尼斯，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得知，维尼斯还是一片汩泽的时候，苏州河道已经船楫如梭了，所以解说不听也罢，索性最后就自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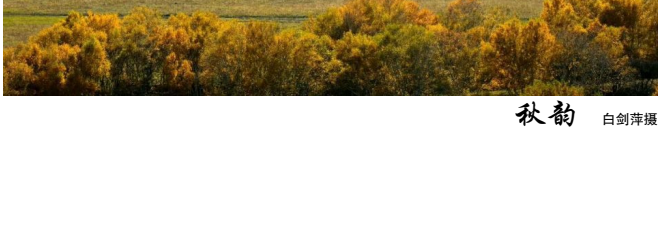
在人们心里这两座唯美的城市却都遭受过亡国之痛，虽然杭州在当时是外族侵袭，但苏州更要早一些。春秋最后一位霸主勾践卧薪尝胆击败吴王夫差，有一项重要的谋略就是用越国美女西施来迷惑夫差，使其众叛亲离，无心国事，为勾践复国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计成后虽西施有功，但她已经和国君最忌讳的亡国联系在一起，后来有被家乡官员来沉河的说法，也有《浣纱记》里和越臣范蠡泛舟太湖隐遁的说法，不管是哪一种结局，苏州人都没有过对这位美人的怨恨，甚至拿现在的灵岩寺传说是西施的故居来纪念她。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还有“东施效颦”“豆腐西施”这些都是来突显地夸奖她的美丽的。我还是愿意相信西施被沉河的说法，虽然凄惨，但没有辜负苏州人对她的怜悯与纪念。至于苏州城的建造者伍子胥，助吴破楚，鞭尸楚平王，为其父兄报了仇。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其多次劝夫差杀掉勾践，夫差不听，最后还是遭奸臣向夫差谗言，赐其自尽，自尽前命门客将自己眼睛挖出挂于城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让后人不甚唏嘘。

今年夏天苏州是炎热的，为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句，现在我的孩子们也能不加思索地背诵上来，我汗流夹背来到了寒山寺。怯于自己的雾闻，我到寒山寺惊叹其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在苏州城的平地之上，才知道寒山寺是由高僧寒山的法名而来，并非和山有关。里面的游客有大部分是来上香的，但也肯定和张继的《枫桥夜泊》分不开，我没有上香，只是带着情怀和斐诚的心来的，本来是想听听寒山寺的钟声，可钟锤被铁链紧锁，闭着眼睛，想象着这几百年前的钟声，只是现在夹杂着周围太多的嘈杂之声。

苏州一直清幽平静，但不乏关注之情。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可谓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奇葩，放荡不羁，风流倜傥，没钱就卖卖桃花卖卖画来换酒钱，但苏州人不在乎，照样喜欢他，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周星驰饰演的唐伯虎，可能是先入为主，也或是周星驰演得太出神入化，虽表现夸张，但也并不无道理，他确实给中国历史文化上增添了很多活力。现在的唐寅园里各路“才子”尽显其能，来吸引游客，这也算是唐伯虎几百年后留给他们的文化氛围。唐伯虎当年生活清贫，肯定想不到现在他的画会价值连城。明朝应该是苏州最自由和最刚强的时期，有风流才子唐伯虎，有虎丘曲会，有金圣叹的三十三则“不亦快哉”，还有当时反对朝廷的东林党和全苏州人民的奋起，给温婉的苏州城增添了几分豪气。

走在苏州的古城巷道，感受着这座两千多年未曾衰败过的城市，看到茶馆里任意一个饮茶老者都目光深邃、高深莫测，这可能是曲樾和章太炎这些国学大师选择苏州的原因，苏州给了他们清静与灵感，他们跨了苏州更深的文化沉淀，让苏州和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到了回程的时候了，品一杯清茗，两天时间思绪好像穿越了两千年，纵观历史浩荡，苏州始终波澜不惊，现在看尽世间繁华，苏州一如继往，小桥流水，园林细语。



秋韵 白剑萍摄